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錄卷三十一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戎政府

戎政府在皇城之東燈市大街永樂間設二帥府于都城内之東西以為會議之所後因敝壞嘉靖二十九年立戎政府統以勛臣一員曰總督京營戎政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營制有三中曰五軍東曰神樞

西曰神機五軍營又析而為營者十有六神樞營析而為營者十神機營析而為營者九總之為三十一營而五軍營設號頭營二神樞神機各一皆領于總協大臣而奉行其命令每營將領一人中軍官一人千總官二人把總官十有二人管隊官六十人每軍五十人為隊管隊領之二十五隊為司把總官領之十二司分隸于一中軍二千總各得把總官四人軍千人共卒三千人為一營故分之則三十一營聯之則三大營又聯之則

總曰戎政府

營基

五軍營即舊團營景泰初年建立于安定德勝兩關外之中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始更于此南面建閱武門閱武門起至北土城止長一千七百四十二步設將臺一座前設旗臺二座石榜碑一座鼓棚二座石旗架二座演武廳一座

神樞營即舊三千營永樂初年建立于安定關外

之東

神機營即舊五軍營永樂初年建立于德勝關外之西舊神機營在新立神機營之西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將五軍營更團營將神機營更舊五軍營而舊神機營竟廢

營制

洪武初定天下訓練軍士以衛京師置京營隷元帥府已而改五軍營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

哨曰右哨是為五軍隸都督府五軍都督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論者謂五軍營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足制一善也徒御既寡訓練易施二善也人自為將各愛士卒三善也彼此相形爭先策勵四善也分數畫一行伍不亂五善也彼此相依聲勢相倚六善也大約開國之祖身在行間習于兵事故制之善如此後屢改而大失其故矣太宗遷都北平一如太祖之制則于

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發官軍輪班上操營提督内臣一人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大營坐營官一人把總二人中軍坐營官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一人左右掖左右哨官如之此則髙皇帝五軍之舊也此外又有十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圍子手營掌操練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是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幼

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是營也
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一司二司
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彌忠効義營掌
操練京衛報効舍人餘丁舍人營曰彌忠餘丁營
曰効義是營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
軍營之支分也已又得投附色目人一千常立于
龍旗寳纛之下以為三千營營分五司掌執大駕
龍旗寳纛勇字旗負御寳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

直軍為一司掌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軍為一司掌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軍為一司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為一司掌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囬還軍為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二人坐司官五人見操把總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

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已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炮諸火器亦分為五軍中軍坐營内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為四司各監鎗内臣一人把司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右掖軍如之左右哨軍亦如之已又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當時謂之譚家馬復置五千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坐營内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為四司各把

司官一人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居常則五軍肄營陣三千軍肄巡哨神機軍肄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五軍分駐步軍居內騎軍居外騎卒之外為神機營營之外有長圍周隣二十里樵採其中間此三大營之制也永樂雖遵洪武五軍之遺而各營添設內臣已違內臣不許典兵之禁未幾王振用事京軍五十萬一旦敗潰遂有土木之禍太宗貽之也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命改舊内教場名曰内𥴩營欲以團操内使諭所司建一祀所並營舍數間中立一臺備御視

團營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建立京營團操法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三千神機諸營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湊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悮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十五

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都指揮一員每千指揮一員每五百把總十員分管每隊管隊二員常領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十二營

天順初年反景泰之政革罷團營至八年而復及成化初又復革二年又復復則從兵部尚書馬昂

議抽選京兵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為二班班四萬為𠬦代合京兵為十六萬立十二團營操練之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領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領內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與焉是十二營軍名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三大營曰老家而團營之法稍變矣至於弘治正德

之後又有兩官廳之制其法就十二團營挑選精
鋭别立總兵叅将統領之此時十二團營可為老
家而兩官廳可為團營也

設立戎政

嘉靖二十九年京都戒嚴大學士嚴嵩李本請刷
京營圖善後令兵部選武臣以充總督坐營之任
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之令其揀練人馬上是之
下兵部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

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見據在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兵部調遣則無兵比者敵至事棘戰守俱虛見在軍士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為耗斁可謂至極臣謂軍伍不足其斁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

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類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紈袴平時則占役營軍子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是尚書王瓊毛伯温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其害已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惰厭律輙亡匿渙散倡為流言清理未半事復中止今皇上親見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

道官議覈十二團營人馬之數叅攷戶部粮籍汰老弱留精壯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着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擇謀勇將官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二營兩官廳第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復國初之舊時咸寧侯仇鸞方以兵事幸上即使為之於是兵部會議條為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二

三十人既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請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竒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為合營借工私占之貲自今請令於五月中旬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掣回休息不必兩班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為省費上悉從之於是罷團營兩官廳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其三

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内臣並裁革而統以大將一
員曰總督京營戎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
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
兵部尚書于謙置建團營疏議得各營見操官軍
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
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
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
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

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来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刀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奬勵生疎者一

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為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時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至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

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强弱不知號令将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来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来緊堅陣不動元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来

攻則我軍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衝動又以大将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鋭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謹當用心設法将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强盛武藝精熟除團

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至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敵騎蹻捷去

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卹士卒養其鋭氣遇警急易為調用這等乃不負朕委托之重

大學士趙貞吉論營制疏照得我朝内外衛兵分隷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强臣握兵之害其為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制甚周悉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為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而聚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操團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

猶以五軍名營寔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嘗變為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為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强臣握重兵之禁矣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矣

此祖制之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之地遂請於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於鸞夫於五府之外而别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臣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

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戎嚴官軍俱列營於城内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祖宗之法遂至將强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褭則有不振之獘國家與强敵密邇而兵將之不足恃如此誠可為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況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之衆而能變弱為强者

非韓白之流不能當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堪將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廵覈之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鋭先將戎政印收入内府有事則領勑掛印而命將於閫外事完

則繳勑納印而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無不宜矣轉弱為強之道寔不外此今若徒狃於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歸於一人而覬望推委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兵權於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於弱孰若分其權於五人令其

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於强以壯國威也哉

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伏望皇上俯賜採納

兵部尚書張學顏京營議以言今之兵制當我髙

皇帝開天合五府統隷之兵為一營操練有中軍

有左哨右哨左掖右掖故名曰五軍營外以圍子

手幼官舍人彈忠効義十二凡四營附之文皇帝

繼極以龍旗寶纛下三千蒙古兵立營故名曰三

千營外以隨侍營附之又以神鎗及火器另立一

營故名曰神機營外又以譚家馬附之夫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此所謂三大營也景泰初因己巳之變遂於三大營中選立十團營成化中復增為十二團營以為操練之兵既未免權宜而非經弘治中又於十二團營中選立東西官廳兵以為聽征之兵亦未免失多而携寡至我先帝當庚戌歲敵騎長驅大飭戎務乃革十二團營及東西官廳之名盡歸五軍以光復我高皇帝之舊制因神機

為神機改三千為神樞以式增我文皇帝之宏規總之為三營以盡其大分之為一總督一協理二廵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旗隊以盡其詳寔昭析太甚固未嘗分數不明也在先帝力復祖制百方慎重之心會於群臣告於祖廟方者定規畫其詔旨昭如日星有曰這事體非輕必復祖制方可事權歸一又曰朕復祖制三營修武當時諸臣合詞稱頌有曰規模宏遠修理精詳上

增二祖創建之耿光下垂萬世治安之成憲臣嘗
莊誦對揚以為我朝京軍三大營之制是高皇創
立於始文皇增定於中先皇完成於終凡三聖人
作為二百年遵守誠祖孫作述先後相成萬世聖
子神孫當欽承無替此正我皇上所謂分營練兵
係祖宗舊制外此固無所謂祖宗分營亦非所謂
祖宗舊制也且先帝所克復祖宗成規不獨臣與
在廷諸臣以為善即歲前九月皇上勑諭營臣有

曰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越我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飭宏規其制大備今詔墨未乾是皇上之心亦已灼見其善矣夫既灼見其善而復强欲更之此固臣愚之所未解

京營事例

官軍

每年正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月俱支本色四月十月支折色每米一石折銀五錢如是月米

價騰貴臨時仍題給本色內正二七十二月赴通
倉支粮餘月俱京倉惟選鋒俱係京倉支領亦無
折色各逃故應扣者每月各該營造册投倉場轉
行下粮廳查扣
軍選冬衣布花
每年每軍選各給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寶鈔
二十五張軍係各該衛造領選鋒係各該營造領
如內庫布疋不足臨期題給折色每布一疋折銀

二錢五分

外衛官軍口粮本折

每班山東河南中都上班官軍以到京報名日為始除各該省解到各軍大粮銀聽候兵部委官給散外其口粮每官軍每月造支四斗雙月折色單月本色

官軍防秋口粮

車戰及標兵營官軍秋操每月各造支口粮三斗

城守營各一斗三升備兵營無

火器選鋒口粮

萬曆二十七年該王世揚條議戰兵十枝每枝六司七司係火器選鋒春操每官軍每月造支口粮一斗秋操各造支一斗五升各該營把總春秋二操各該營動支犒賞銀各一兩充賞

單粮選鋒器械銀兩

萬曆二十年該京營科道郭士吉等條議三大營

單粮選鋒春秋二季每季移文兵部劄行太僕寺
每名給銀三錢修整弓矢

馬匹草料本折
每馬一匹每月係大盡支草三十束料九斗小盡
支草二十九束料八斗七升四季每草三十束俱
折銀二錢二分每料豆一石春冬折銀四錢夏秋
折銀三錢六分惟二月十月係支本色月分每草
三十束折銀四錢料豆一石折銀四錢六分

城外信地

都城南有重城事勢稍緩不必設營外東自東便門起迤邐而西至西便門止即以車兵十枝酌量分布大率東北二面為急用八枝西面稍緩用二枝每枝實營盤一處虛營盤二處去城不遠不過二三里其戰兵六枝即於城之東西南北關廂外各副將一員率領各屯一枝聽兵部總協斟量專備城內外調遣應援餘下二枝俱隨兵部總協同

駐適中去處面相計議後又增戰兵十枝又於萬
歷二十年添設標兵二枝專隨總協

乘城信地

都城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外有重城每門止用軍
二百名各委號頭官一員督率把總官管領其餘
六門并重城七門每門官軍五百名與同各該守
門官軍相兼把守一都城敵臺一百二座每座軍
十名垜口一萬一千四百處每口軍一名一重城

敵臺五十七座每座軍五名垛口九千三百五十
九處每口軍一名臨期並内城信地如有事故俱
聽兵部總協於班軍内照數撥用每門将官一員
督率千把總管領
充補單粮選鋒
凡單粮選鋒或事故或選補雙粮其缺各該營徑
将精壯善射弓箭手取補
收補祖募軍丁

凡三大營軍缺如係逃故祖軍本戶弟男子姪赴兵部告替驗發營操戶內無丁方行原籍清勾如係見操年老病疾或久猾逃故召募軍役近例赴總協軍門陳告發營行查每逢雙月類送過驗仍送科道衙門驗准該科道衙門會同戶兵衙門覆驗給票收粮

原額馬匹

凡三大營馬匹共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匹標兵二

枝每枝馬七百五十匹二司至十二司每司馬四
十一匹惟頭司四司七司十司各四十三匹選鋒
馬二百五十匹
戰兵十枝每枝馬一千二百五十匹頭司至四司
每司馬八十四匹五司至十二司每司馬八十三
匹選鋒馬各二百五十匹內惟神樞二營選鋒馬
三百匹因先年薊鎮秋防以故較之別營選鋒馬
多兌五十匹

辨驗馬匹

五軍營並標兵二營每年新關領馬匹太僕寺于本馬右膀上印烙一五字到營仍將兩耳尖割去為記神樞馬匹左膀上印烙區字到營仍割去左耳尖為記神機營馬匹右膀上印烙一八字到營仍割去右耳尖為記每年終三大營馬匹該太僕寺會同廵視科道幷車駕司通行印烙一次内有瘦損及倒死數多照例叅罰各經管官員甚不堪

者變賣

倒死馬匹追樁年限事例

一年以上都指揮七兩指揮六兩千百戶五兩軍四兩二十七年該太僕寺少卿陳應芳條議倒死馬軍半年已上加追六錢半年以下加追三錢指揮千百戶仍舊

二年以上都指揮四兩五年以上都指揮三兩十年以上都指揮二兩五錢以下者俱各遞減五錢

十五年以上俱免追樁銀走失者被盜者賠補凡

領馬一年以上倒死者例仍解究其餘免責

題准分操

三大營官軍先年俱在五軍營操練萬歷二十年

該郭士吉等題准分三營操練至于合操仍歸五

軍營凡車兵輪演日期亦赴五軍營以軍就車耳

盔甲

凡三大營盔甲題准俱三年一次交廠兌換若選

鋒明盔甲每年一次送修五百頂副

安置軍器有局

凡三大營官軍選鋒除弓矢各隨帶外其一應軍火器具俱安置于安定德勝門裡二處京營局房內遇該操日赴局領用操畢仍交此局各營派撥軍人看守

造辦鉛子火藥

凡京營火器所用鉛子火藥係工部王恭廠等預

造以備京營領用每年二季開操各營具冊前赴
總督衙門用印投厰每五日三大營共領火藥三
千餘斤中鉛子三千餘個小鉛子三萬餘個如遇
風雨等項傳免操演則餘剩火藥鉛子具冊仍鈐
印下次該操我領應用中鉛子每個重一兩二錢
小鉛子每個重三錢五分
各項閱射脩置箭把丈尺遠近
凡三年大閱每年小閱馬箭例設三把每把遠離

四十步武舉場同其大小閱步把俱高一丈五尺

濶七尺五寸下濶八尺以八十步為則其三年考

試武舉官生每年選射材官幷春秋二季操軍選

補雙粮選鋒步把俱高九尺上濶四尺五寸下濶

五尺若四衙門進營調閱官軍選鋒步把則高一

丈三尺五寸上濶六尺五寸下濶七尺

內臣

內臣舊有監鎗名色嘉靖中盡革至天啓中又復

竟名提督崇禎三年革至五年又復
崇禎二年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監
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
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五年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七年十二月以乾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
政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
梁洪泰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

十年正月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廵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十一年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林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廵捕

十四年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十五年正月罷提督京營内臣從閣臣周延儒之言也是年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初元斌監軍河南羣盜在陜雒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

掠殺樵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㫖即奏辨上怒并

誅太監王裕民

十六年閣臣周延儒逮至京賜自盡復以内臣王

之俊提督捕營諭内閣捕營向来所重在捕令必

練得其法而捕在其中是首重在練亟擬勑來行

時京營既有督察捕營又有練捕京城兵柄盡在

内操閣臣不敢争也

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

守備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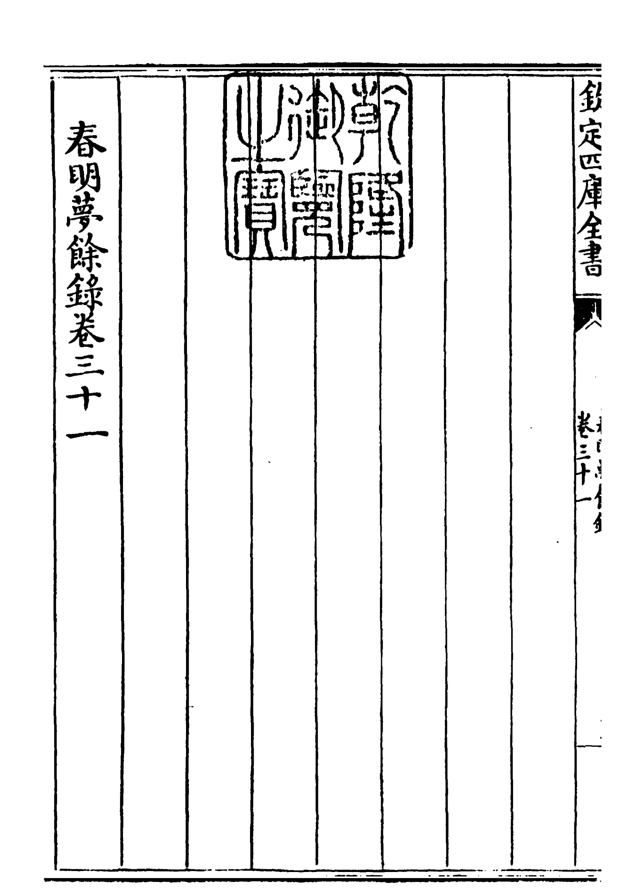
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降之隨入居庸關守關太監杜之秩亦降京師戒嚴上遣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提督京城又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及賊薄京城杜勳呼諸監縋之而上科臣孫承澤請撤城守內臣兵部奏縋賊上城不省門開城陷王承恩殉難死

附記

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九日上諭兵部京營居重馭輕事權甚重見今從新整頓訓練亟宜得人襄城伯李國楨着總督京營戎政寫勅與他恭順侯吳惟英着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宣城伯衛時春着暫解任學習侯用

國楨少年紈袴數上書言兵又自請于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即與敕行之及議餉俸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

營額因取勅内共武二字以請上為親書共武堂
賜之未幾吳恭順罷特以國楨代之官舍皆併入
京營時已設有内臣察理兵權盡在掌握吏以少
不更事之人一旦易將于是兵制大壞城陷協理
戎政侍郎王家彦死之國楨棄城而逃賊追而殺
之



春明夢餘錄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馬步蟾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二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翰林院

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鑾駕庫東則玉河橋元之鴻臚署也正統七年始建為院初為三品衙門後改正五品定學士一人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士二人為正官侍讀侍講各三人五經博士五人侍書二人

侍詔一人為屬官修撰二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為史官而孔目為首領官其院事主於内閣大學士而掌印則以學士或侍郎詹事等官兼學士或春坊官署掌内閣行移用翰林院印而各衙門章奏文移亦止曰行翰林院學士之職掌詞翰禮文草誥勅詳正圖籍考議制度以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參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書皆承受而統領焉講讀職專勸講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讀侍詔主應對以四體侍上書於唐為供

奉官典籍守古今四庫書籍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勑書檄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録為上心簡注者得入內閣預機務兩直隷鄉試禮部會試充考試官萬歴初申飭日講史官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咨勿謀議别揀史官分曹纂諸司章奏題覆月封送內閣藏之當洪武初設文華堂擢張唯等為編修上政暇幸堂考業而光禄日給饌皇太子諸王日迭主焉賜冬夏衣賜白金鞍馬其敦崇如此

翰苑考

周禮内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蓋八柄詔於冡宰内史復掌以詔王吳澂謂内史翰林之職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也

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

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於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於他官其資深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叅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爲定品如故元豐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

又按端明殿學士之設起於唐明宗時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

通乃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有宋因之遂為華選唐宋以來名卿碩輔多出其中然不輕授必敭歷中外聲華大著者始預其選彼時即殿試大元亦必歴試民事乃名入禁掖故其得人為盛

元翰林國史院記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

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永遵為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伊斯題喇卜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修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旣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

學士亦省而伊斯題喇卜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纂修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建置沿革之大畧也

明太祖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顧問而已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

讀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
編修正八品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
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
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
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八品九年閏九
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罷
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閲典簿十八年三月始
定置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

人從五品孔目為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簿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别為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内閣預機溶典綸綍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

相繼領院篆洪熙之歲大學士士奇等驟遷至三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與六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宬焚草中貴傳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

明改學士院為翰林院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

詔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併屬於翰林至於陞轉之例初明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允成化二年童緣以修撰陞諭德後遂為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陞五品學士此載在楊文襄名對錄者故當時詞臣迴翔禁林曉暢典故及至宣麻卓有可觀
學士一官在唐居五品之上直學士居六品之上

武后時以宰相兼領中宗景隆中始置大學士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及宋王欽若罷參知政事真宗眷遇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準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上真宗為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明設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而殿閣則設大學士其秩亦止五品既重其任而又輕其秩暹其陞設官良有深意宣德後大學士始加保傅非制

也

正統間以學士一人在內閣專管誥勑後久不設

弘治七年復設至用尚書兼學士如石瑤侍郎兼

學士如賈詠輩掌管至嘉靖六年以張璁議始停

不補

翰林由別衙門改用者如王子沂以御史改左春

坊司直陳顒徐敬李賢劉子春周幹韓守善皆以

御史陞中允歐陽兼以御史改編修金阜以給事

中改檢討張袞胡經俱御史改編修儀智以右通政改右春坊右中允許誥以南京右叅議改侍讀學士盛端明以南京尚寶卿改左庶子兼侍讀鄒濟以吏部郎中改左庶子王道彭澤俱以文選司郎中改右諭徳任翰以考功司郎中改春坊司直兼檢討鄒守益以南京考功郎中改洗馬李維鼎以儀制郎中改賛善劉球以儀制郎中劉鋐以兵部主事俱改侍讀尹昌隆以刑部主事陞中允王

一寧以工部主事改修撰歐陽崇一以刑部郎中
改編修韓邦奇以考功郎中改左庶子嘉靖十一
年唐順之李學詩陳東虞淮王汝孝陳節之屠應
埈葉察呂懷王慎中金璐楊淪皆以科道部屬改
編脩王大任姜儆俱以御史陞侍讀學士宣德正
統初陳叔綱邵宏譽俱以與修實錄改修撰
翰林陞改别衙門及外官者除考察降調外正統
元年劉永清以侍講學士陞廣東右布政陳文升

以侍講學士陞雲南右布政弘治十六年李州以侍講學士陞浙江右布政後亦有以史官徑轉兩司者不具載洪武中羅公願以編修改都水郎中張顯宗以編修為太常寺丞宣徳中徐允達以中允陞鴻臚少卿高巽志以侍講學士陞太常寺少卿逬原霖以修撰陞通議黄觀以修撰陞尚寶卿盧原質以編修陞太常寺少卿金問以修撰陞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陳珣以侍讀謫安陸州知州尋

名為大理寺少卿巡撫大名孔公恂以修撰改大理寺丞巡撫貴州天順中林文李紹俱以左庶子改尚寶司卿李太以中允改尚寶司丞柯潛以洗馬改尚寶少卿成化中羅璟以洗馬改禮部員外郎孫賢劉珝以中允陞太常寺少卿弘治中李繼以諭德陞南太常少卿傅珪以中允陞太常少卿正德中靳貴以學士改光禄卿黄諫以編修陞尚寶司卿黄琮以左庶子改宗人府經歷許彬以修

撰陞大理少卿徐穆以編修改南禮部員外郎嘉靖中張春以侍讀改南太僕寺丞秦鳴夏以中允在告起為兵部主事萬歷中張一桂以諭德調兵部員外郎范應期以諭德調南刑部郎中崇禎中以編修楊廷麟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

翰林兼科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兼治書侍御史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嘉靖庚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

兼河南道御史己丑夏言以侍講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萬歷己未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實改科道者永樂中孔謌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統中金幼孜子檢討達改給事中成化中檢討李昊改南禮科給事中洪武中編修馬亮任敬王璉王輝陳敏張唯俱改御史正統己巳徐珵以侍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檢討王

王改江西道御史崇禎中金聲以編修改御史張縉彥以侍讀改兵科俱以知兵改任翰林改教授者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以編修改高州府教授第三人陳景以編修改福州府教授

鼎甲不入翰林洪武四年狀元吳伯宗授禮部員外郎第二郭翀第三吳公達授吏部主事丁丑狀元陳䢿讁戍第三劉諤補鴻臚寺司賓署丞第二尹昌隆授禮部主事嘉靖壬辰第二孔天胤以王

親授陝西按察司僉事萬歷己未莊際昌廷試卷
誤書繆字為謬言者劾之請告歸
詞臣以諫諍著譽者如修撰羅倫疏爭李賢不宜
奪情起復貶福建市舶副使編修章懋黄仲昭檢
討莊㫤疏言上元張燈賦詩非盛德事又時四方
多故乞將烟火一切停罷以省煩費充兵餉忤旨
各廷杖調外任時稱為翰林四諫其後疏爭張居
正奪情有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杖革時許文

穆國為庶子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盃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黄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又其後疏争楊嗣昌奪情為少詹黄道周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各降斥有差皆翰苑中之祥麟威鳳也

成化間鄒公智幼貧居龍泉庵焚葉照讀或通宵不寐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於會江門

外公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
一名世上尚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時年方
弱冠耳及入庶常因星變抗章極斥宦官遂下詔
獄其寫懷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
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
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
事孤臣萬死更何悲舒公芬及第入翰苑未幾以
建言出為福建提舉賦詩曰金榜題名墨未乾寸

心耿耿向長安九重殿闕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
寒午夜人爭摇狗尾一封誰肯犯龍顔生來戇直
懐狐憤不作盲聾暗啞官
洪武中諭侍讀張信等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
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
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
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
古人自期又諭詹同曰古人為文明道德通世務

如典謨皆明白易知無怪異險僻之詞至出師表誠意溢出近文士卽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今翰林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經筵

王文恪鏊疏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

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遇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説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嗣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兾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澗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令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君宫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令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

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兼觀永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宫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侍

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
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詩文之類
亦惟所好而不禁葢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
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
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
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
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楊守陳疏陛下宜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

學當御巹午十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輙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觧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歴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

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文華殿日輪内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可疑與義則録講官示之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

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内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

薛文清瑄疏近有請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未見施行葢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

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
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
未嘗一日廢學故能除羣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
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
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
日夕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
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
大難也近者漠北雖稱兵深入而內外禦侮各有

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
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
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
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
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
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
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

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致治失何政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罸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備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旣修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於以禦外侮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備不虞而烽燧有銷濯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也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

主之可比哉

倪岳疏近者伏聞聖旨勤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聖賢之格言圖維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啓沃之益於是為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臣等竊惟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徒讀其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衍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為

先其於辨人材之論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故也伏望聖明因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獨運於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於凡内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託特立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助者俯推委任之誠而不輕為揺奪曲施保全之恩而不易為間阻其有立心私邪

制行奸詭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惑以土木營繕為奉承以禱祠祈禳為忠愛費財而不顧勞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恥奔競冒昧以希進而不知枉巳之辱若是者皆足以僨事而害政遠天而虐民所宜迸逐而不留扼絕而遠去庶朝廷為之永清天意為之昭格災眚可弭政務可修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制誥

張孚敬疏臣竊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敘履歷宣昭事功其于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

之賊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勅下内閣自今以後凡有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删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張居正疏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䙝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

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為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勑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賚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

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俟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為誇侈多至數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為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誥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

倪元璐姚翰長代言序夫雲霞者非天之為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

之以使臣子代為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不恨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歷書命道總褒誹其義則史今言絲萃於旌纁字衮依其鞶帶無識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數歡四座毫毛茂茂化為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為其大臣上哦主徳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交之分涌如泉之詞媚於鄉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為雖調乜横戈無如視草者

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為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為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為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為蓍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璫禍熾興醜徒干紀凌撼椒庭蕞離胏腑黨鉤正士不漏平原䬽脫纓組如風擊籜扎寺塡門

踵不得下戎行牗下等於三山天地旣冥陵谷將
變聖人廼作行其大僇氛盡旭出道介長消奮椎
黨碑極命輪轂萇弘之血袚以膏蘭胥靡閭氓悉
還車服號綍並汗木鳳為瘢而先生方名自英州
再升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為精微前坐賈
生側陳里華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
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體天貌物章霆露之功
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晷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

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
雷軒訇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可使為之乎先生
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正人引衾發氣
如芝荃之幷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黄羣直雖或光
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鬚髩然搴壯岸出史疢之
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歌景祐陳瓘之論元符
非為巽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
多悭少可使修謇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之

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瞻縱筆一世唯為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又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夫以文人之淫氣上干日星蝃蝀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史職

大學士陳於陛疏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

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為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為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曰歷卽所稱採百司奏對事實為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為起居注類次而潤色之為日歷修而成之為實録以備史官之採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眞宗祥符閒王旦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為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

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為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録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如王曽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為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爱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録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恭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

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録蔵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歷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猷冊誥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

非有獨㧞特起之難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録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寓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各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倫正史採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録有聖德之總叙寳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孫樹袁談憲章録鴻猷録之類參以三朝聖

諭録前後北征録天順日録燕對宣召視草宸章
等録更加採輯藻潤即可以為列聖大紀帝系宗
譜有玉牒公侯紿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敘以吾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内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
更加考訂增益即可以為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
志官制大明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
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録太倉
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

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裔邊防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並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林紀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採摭於郡國志即可

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裒聚檃
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
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包舉藝文總一流畧勒
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
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歷之長將綿萬禩聖祖
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纘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
樂規模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挾天揭日
之文煥焉足述銘鍾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

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冊府麟臺之上未得畫觀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

大學士張居正疏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

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録起居為重顧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天顔見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密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録聖諭詔勑冊文

等項及内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用在館供事不許别求差遣及託故告假等項致妨公務

一議史官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名見臣下儀以修撰編

修充侍班官卽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制除陞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
卽輪該日記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於東班各
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於御座西稍南
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耕耤幸學大閱諸典禮亦
令侍班隨從紀録至於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
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
自記聖諭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

則講官即記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内閣題稿并所藏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録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於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録體例照得今次紀録秪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删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面奉上諭直書天語聖諭詔勅等項備録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理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删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於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俱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别以巳意及輕信

傳聞妄為襃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為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戸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録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

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内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六冊為六曹事蹟仍於冊面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内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謄録掌管照得史館紀録所用謄録典守官吏見今纂修實録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録

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常川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覩聖明踐阼之始即召見輔臣於平臺二年之春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面賜奬諭通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親臨選銓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鴻猷善政不可縷數

玆者曠典復修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各官除每月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閣轉發

焦太史竑修史四事

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録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景帝位號雖經

題復而實錄附載末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

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跖蹻亦書寒族雖夷鰌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兹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為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録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

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為斷二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為迎立襃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為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

情不羙未得學行之人徒為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損況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歷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名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絶勿啓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繙閲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録之官安所用之似當暫為停止俟

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
不但冗費可裁而亦俛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薈萃成書未
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
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
書見散佚甚多存者無幾即合班馬名流何以藉
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
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

備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
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户口版籍
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
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傚其
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令板行者各
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
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
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為提學官之

殿最書至置立簿藉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董其昌薦李惟禎修史疏天啓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採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

卯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録出太常寺祠祭司暂
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創見應天府
例無工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為難臣仍歸里大集
書傭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
先差中書沈偀亦録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為三百
本但據原本對録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
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
賫以私家作事了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

莫追也但臣有删繁舉要之義兹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為後事師者别為選擇倣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叅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内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録一卷别表進

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
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録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
小傳寂寥數行衮鉞斯在如世廟實録於郭希顔
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
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
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
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旣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
京太常寺卿李維楨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

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歷抒腹笥之春秋其文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恕范祖禹為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為濫況茲實録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材皇上掄簡之髦士頗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

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廹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永永永矣

倪元璐薦黃道周疏奏為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史局徵臣自揣不如懇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才易得奇士難求故席前宣室有吾久不見之言賦奏上林興安得同時之歎彼皆中主有此勤拳況以陛下理學文明首出千古龍雲道合適有其

人而坐使淹沈實可惋惜伏見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黄道周學行雙至今代所稀覲其嫉俗多忤至清絶塵禁近十年日益貧寂缾鮮儲粟廚或無煙此皆中朝所共知信執母之喪廬墓摧毁里衆見者並云曾閔復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氏澤於仁義所為文詞宏深奇典上凌數代西漢而後莫有其儔然又精洞時宜務為經世有用之學自天文歴筭禮樂名法邊籌財賦往

代今朝典常典華出其胸中悉有成謀陛下試以清讌之暇名見文華或給筆札使條所蓄自可倚馬萬言坐躋董賈如道周者誠天下奇才天為陛下生此一人使之仰佐天章黼黻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一時聞臣此說者或以為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天下之推之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以身觸雷霆過情獎物即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為後世所非笑所

以推舉本緜至誠耳道周前因疏排舊輔錢龍錫
忤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則陛下之知道周
久矣當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為危慄而道
周以為惟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說此誠至難臣
謂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今人多
畏禍重其身家又聞者中使御憲四出動以威倨
上官之體加於庶司臣懼海內士大夫之氣必化
為繞柔陛下又可不式怒蛙重摧折之乎然自道

周既獲罪而一時論者遂有摘其試録議及科場以其經史為子書以其精詳為孟浪此可歎也又臣仰窺陛下勞於求賢廑懷孜急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狥情面實心任事之臣而用之然以臣所知道周而外又有如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宗周居尹釐之職盡力尹釐道周守文史之官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符側席猶圭璋之合而今宗周既以骯髒投閒道周亦以

蹇諤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此安望天下有為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昧則忮不以告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端其上用必當材使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能則天下自治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從道周蒙譴以來臣内愧氣失因其有科場事未結縮默至今頃經部覆奉旨是臣披胸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有如皃癘若道周者使之大承顧問小

效編摩必有補益度越時賢陛下幸聽臣言還道
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應降官級此猶棄
珷玞得良玉也昔孔瑋請為李邕代死柳宗元以
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今道周所遭不至死徙
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即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瑋宗
元之下且臣自為聖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
為道周惟聖明垂察
庶吉士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館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人山東選王璉等五人并各省共一十七名上名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濓桂彥良等分教之

永樂三年正月上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

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貞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材余學夔羅敬汝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禄呉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曰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禄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来皆得爾用不可怠惰以負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

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宣德五年命楊士奇等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間豈無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文章以備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選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奇等選薩琦逯端葉錫陳璣林補王振許南傑

江淵八人以聞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為庶吉士送
翰林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
例復命兵部各與皂隸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
學必得前輩老成開導之鄉等日侍左右無餘閒
其令學士王直為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
為開發改竄鄉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
進益如一二年怠惰無成則黜
弘治六年准奏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

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録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個月裡投送禮部禮部閲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内閣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試之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嘉靖八年巳丑大學士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帝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太祖之制在當時

固爲盡善邇年以來祇爲大臣市恩無益於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邇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於國無益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編修檢討於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書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内訪補講讀修撰於郎中員外都

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光禄丞同知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諭德庶子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序遷底事體畫一經久可行帝從之

崇禎四年辛未考館後因內閣票擬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票出上摘而詰讓之遂有翰林內外兼用之旨甲戌丁丑皆不選館以俸深候考知推選授編檢等官至庚辰廷試名對親拔趙玉森等授以檢討命蔣德璟王錫袞教習之

崇禎癸未十一月十五日召輔臣陳演蔣德璟魏藻德來德政殿先是集九卿科道於文華殿令舉堪任户兵二部官是日出各臣薦單欲用何楷為兵部堂上官及襄城伯密奏欲鄭芝龍捐餉等事畢陳演奏今日閱考館試卷業奉明旨矢公矢慎臣等會同吏禮二部在東閣設立高皇帝牌位同誓如有私徇天誅地滅上默然者久之曰須選得文行兼優的方好演對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上曰

正是演奏今次俱經各九卿翰林科道開送必有學行的方敢開來今既糊名只憑文取進上曰也有私記德璟奏既糊名實無從知上曰即知亦何妨魏藻德奏前工部尚書范景文有疏奉旨兩畿並重今考廣西只二人雲貴亦只二人如照壬戌例則廣西一名雲貴一名似太濫或照工臣奏添北直一名璟奏且看廣西雲貴卷如何如不佳即以一名增北直上曰然是科北直與南直俱四人

大學士徐溥疏云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内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别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頼於

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内赴禮部呈獻禮部閲試訖編號封送翰林考試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

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封姓名印送照例於
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取投之文相稱
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鉤棘而詭僻者不在取列
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搆
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
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
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
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有所

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狥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

萬歷中管志道疏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秘書常親視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薫陶德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

秘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為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顧問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以祖宗宏深之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此舉是也臣謂自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二祖作養之初意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年翰林員鈌亦如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侍經筵典制誥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

中曾曠十餘年弗選聖慮良遠且今以偏重而暫止後以特旨而復開猶善法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

崇禎初給事中瞿式耜疏竊聞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之三光也臣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與政入則論思啟沃關君德之汙隆

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善敗任莫重焉然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刺淌身顔甲以出横口潑詈等於市徒竊嘆官至揆席豈復更有加之者縱不爲一身名節惜獨不爲官常愛大體乎反覆尋繹其故蓋由發軔之途不清樹藝之種不慎也臣考國初宰相不專拔於翰林累朝相沿途徑猶寛至世廟以來則枚卜之舉大抵俱屬翰林矣是庶常之官卽他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卽

慎選行修言道之士尤恐他年晚節未愜初盟豈有始進之時先蒐物議而異日立朝能為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即聞長安自殿試之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一種躁競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百出敗檢難言或機關預設妄希張鷟之青錢或根柢先容冀受和凝之衣鉢又排人茲已無風作波伏影射於含沙利相持於鷸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

祇以眚睫之得失顯作猜疑隂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感嘆孔子曰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以翰林而漸臻講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揆亮采不可謂不敬矣夫豈已惑未清而能清紫宸之惑已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溷淆之日必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擔誰肩以是人而當隂陽相戰之時必將扶隂抑陽變理之能誰寄凡諂臣媚子之態翻出於禮

宗而稱功頌德之詞遞見於元老皆此患得患失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地清寧值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可不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年館選宜照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於御前定其去取正額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㲄外諸卷亦當盡數函呈間有遺珠不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無晝然必得之法又

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之雅意求賢當振筆一吐胸中之竒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浼也其試士之題臣愚謂宜倣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强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於無用也濟濟多士豈無有董仲舒賈誼之流以應皇上眷求者乎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入禁中文華肄業詔宋濂為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輙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才

簡自帝心聖祖已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即萬世法程慮或
湮遺故以史臣必專其事凡天子名見羣臣商議
時政則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名對海宇欣瞻
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者雖閤部大臣
於陳謝疏中微有條叙亦似約畧言之伏乞今後
凡遇名對即令史臣二人簪筆入侍記注詳核隨
於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面宣付史館庶四

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為永憲并望俞諮施行

大學士徐階示新庶吉士條約

一君子之道必本諸身今朝廷作養諸士固將責以治平之業使非卓然以古聖賢為師修身以立其本他日何由措諸政事光佐治平故諸士宜致力於此辨義利審好惡使此心純乎天理之公庶幾他日事業有可觀者

一文章貴於經世若不能經世縱有奇作已不足

稱況近來浮誕鄙庸之辭乎故諸士宜講習四書六經以明義理專觀史傳評隲古今以識時務而讀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詩以法其體制並聽館師日逐授書稽考庶所學為有用其晉唐法帖亦須日臨一二副以習字學

一每月館師出題六道内文三篇詩三首月終呈稿斤正不許過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内閣考試一次

一入館之後各冝謝絶人事專心學問以求進益

附記

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註病假而去乃賦一絶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歴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瀛洲亭上勘醫書

館選散授不拘内外如永樂乙未沈暘知縣戊戌莫珪孔友諒知縣宣德癸丑傅綱知縣正徳甲戌王邦瑞知州嘉靖丙戌李元陽王格張鐸連鑛知

縣已丑孫光輝推官楊祐安如山知州其爲行人

評事者不可勝計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二